

川普的總統任期可能結束了，但川普主義還在（上）

即便川普已非國家元首，學界仍在設法對付種種後遺症

駐波士頓辦事處教育組

選區地圖上各郡紛紛由紅轉藍，川普的總統任期也即將畫下句點。目前許多人心中的一大疑問就是，川普下台後會是什麼情況？儘管美國人民拒絕讓川普連任，但這四年的執政瀰漫民粹主義的傲慢，有哪些面向將會延續下去？

這個問題對大學來說尤其急迫，大學領導者與教職員亟欲在這個分立的國家中重振知識分子與公民參與的精神。

儘管川普在大選中敗給民主黨的拜登，但「川普主義」似乎威力不減。這種意識型態的主要內涵包括懷疑知識精英、排斥科學實證，並深信國家的繁榮受到各種有形或無形外來者的威脅，川普執政期間大肆放送這樣的觀點，使這種政治哲學竄升成為主流。

川普的總統任期可說是立基於築牆與阻擋國際交流，根本抵觸高等教育的傳統與理想。川普總統不願壓抑聲勢日益壯大的白人民族主義，而這令擁護多元文化的教授與學生相當反感。

你也許認為川普 2016 年的勝選只是僥倖，但與學界價值對立的川普主義絕對是美國社會中持久而不容小覷的一股趨勢。

塞古·法蘭克林（Sekou M. Franklin）任教於中田納西州立大學（Middle Tennessee State University），他在 2016 年大選以前沒看過這樣的選民：他課堂上的許多學生是川普的支持者，但這些同學表示，他們也很有可能會投給立場激進的佛蒙特州參議員柏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不過川普和桑德斯的政治理念可說是天差地遠。

雖然這些學生的政治認同似乎變動不定，不過法蘭克林認為，他們其實都抱持著一股白人的不滿，而川普的民粹主義言論更是大加利用這一點。早在進到課堂之前，這些學生就已經深受政治言論的影響，除了川普本人和福斯新聞台（Fox News）以外，還有各式各樣「聊天室、廣播節目、州議員、整個通訊媒體」所組成的網絡一再播送同樣的訊息。

法蘭克林表示，有學生提到自己對於美國國內人口的變動感到焦慮不安，為自己在全球經濟體中的定位感到擔憂。不過法蘭克林身為黑人，他說這種憂慮和潛意識中的種族偏見其實很難區分開來。「有時候我會覺得，我的學生難道懷有種族怨恨嗎？可能吧。這種不滿是否和經濟憂慮有關、甚至強化了經濟方面的不安，我們是不是也應該考量這一點？」

2016 年大選之後，法蘭克林的論點相當普遍，至今依然如此。川普某部分的選民來自鄉村地區或製造業城鎮，他們的經濟前景黯淡，透過斥責移民或少數族群來發洩自己無所適從的處境，他們認為是這群人威脅到自己養家餬口的能力。

學者樂於接受這樣的論點，因為這代表教授或知識分子可以置身事外，自己並不是激怒川普選民的罪魁禍首。不過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的人文學科教授馬克·里拉（Mark Lilla）指出，這也是一種迴避的藉口，他在 2016 年大選之後不久於紐約時報專欄提出這樣的觀點：「對於這次總統大選的結果，一種投自由派人士所好的解讀方式是，認定川普先生之所以勝選，主要是因為他成功將部份人民的經濟弱勢地位轉化為種族怒火——也就是所謂的『白人的反擊』（whitelash）理論，這讓自由派人士可以心安理得地忽略川普選民表達出的切實擔憂。」

里拉主張，川普崛起的真正原因其實是所謂的「身分自由主義」（identity liberalism），也就是「政治人物與學者迎合特定種族、族裔與性取向的族群，這此過程中反而強化了族群分化。」依照里拉的理論，多元課程、LGBTQ 組織、黑人研究等高等教育的特徵反而會在無意之中加強政治分裂。這些正是川普總統譴責的事物，更透過行政命令禁止收受聯邦補助款的大學提供「敏感性訓練」（sensitivity training），因為「其出發點來自一種有害且錯誤的觀點，以為美國瀰漫無可救藥的種族歧視與性別歧視。」

撰稿人/譯稿人：Jack Stripling / 林怡婷

資料來源：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2020.11.6). Trump's Presidency May Be Over. 'Trumpism' Is Not. Retrieved from:

<https://www.chronicle.com/article/trumps-presidency-may-be-over-trumpism-is-not>

